

前漢

卷二十四

T 245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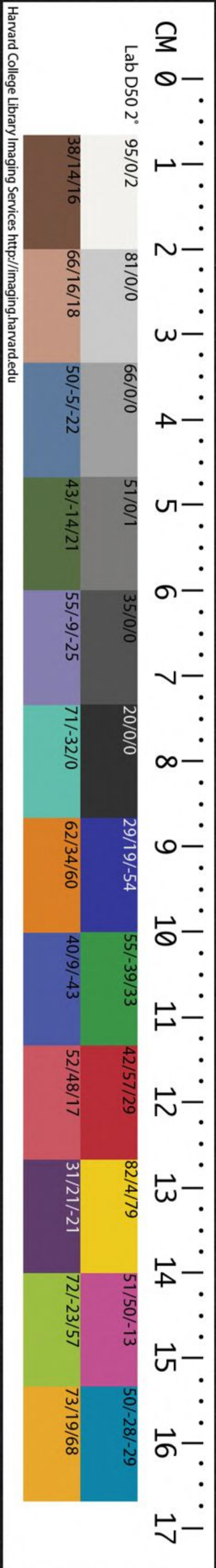
4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255.17~~

4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

梯七大學漢和

禮

漢書七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

師古曰蓋音公蓋反

明經為郡文學官孝廉為郎舉

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官所主

為名也戶將者生戶衛也

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殿門

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

師古曰不呂實也

左遷為衛司馬

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臣瓚曰漢注有衛屯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

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

師古曰繇讀與條同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

屬呂下行衛者

蘇林曰衛尉官屬也或曰詔遣使行衛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

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

呂令詣官府門上謁辭

文頴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呂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說直也

尚書責問衛

尉文頴曰由寬饒呂法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

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

先置衛輒上奏辭

如淳曰天子出為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

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

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

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

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衛卒數千人皆叩頭

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衡反曰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曰

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多所稱舉黜奉使稱意擢

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眾多廷尉處其法

半用半不用師古曰言其峻刻故有不用者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

莫敢犯禁師古曰繇讀與儀同供儀役及為使而來者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

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言自尊抗無所誦也鄉讀曰嚮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

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

皆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下音胡稼反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

沐猴與狗鬪師古曰沐猴鬪猴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屋而歎師古曰說讀曰悅叩讀曰仰

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

所經歷也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曰列

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

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田反半曰給吏民

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蘇子曰子自代行也公廉如此

然深刻喜陷害人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師古曰人音皆怨之又好言

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曰奸音于上曰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

進或至九卿寬饒自曰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

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

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師古曰疆禦梁而禦善者也故命君曰司察之位

擅君曰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准思當世之

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曰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今君不務循職而

已迺欲曰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解數進不用難聽之語

曰摩切左右非所曰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

法令言足曰飾君之辭文足曰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師古曰遠

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用不訾之軀臨不

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曰比之貴重之極也不測謂深也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

而不詘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挺音吐鼎反大雅云既明且哲曰保其身

師古曰蒸民之詩也言明智者可曰自全不至亡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

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寤

廢儒術不行師古曰寤寤漸也曰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使命人當權聊也周謂周公旦也召謂召公奭也曰法律

為詩書師古曰言曰行法戒教化也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曰傅子官曰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書奏上曰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曰為

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不道師古曰禮古禪字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已諫大夫鄭昌怒傷寬饒

忠直憂國曰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上書頌寬饒

曰師古曰頌謂稱其美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

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

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

宣帝外家也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屬讀如本字也職在司察直道

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曰大辟臣幸得從

大夫之後官曰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

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曰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

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
京師為之語曰聞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聞者何久闊不相見已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

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已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
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

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
師古曰歸誠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

臣豐駑怯文不足已勸善武不足已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
司隸校尉未有已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

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師古曰卒讀曰粹德無已報厚使論議士
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其祿奉而已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

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使四方明知為惡
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却退也誠臣所甘心也夫已布衣之士尚

猶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斷也音吻今已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
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
感于天師古曰溷亦濁也音下頓反是已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

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
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使尚書

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惡人也顯與專同免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

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師古曰懣音滿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
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師古曰並解於上也

隱公慈而殺於弟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弟桓公所殺叔武弟而殺於兄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已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在左傳傳二十八叔武弟音

大計反夫已四子之行屈平之材師古曰屈平即屈原也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

反夫已四子之行屈平之材師古曰屈平即屈原也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

不足曰觀哉使臣殺身曰安國蒙誅曰顯君師古曰蒙被也臣誠願之獨恐

未有云補而為眾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忠

臣沮心智士杜口師古曰沮壞杜塞也沮音才汝反此愚臣之所懼也豐曰春夏繫治

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

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

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

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曰獲虛威朕不忍下吏曰為城門校尉不

內省諸已師古曰省察也而反怨堪猛曰求報舉師古曰舉言其事已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

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不信之大者

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贛令蘇林曰贛音肥東海縣也上書言得失召見上

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

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曰符瑞天之所違

必先降曰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

天地曰饗魚鳥之瑞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易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

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夙夜自責改過

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師古曰窈窕幽閑也曰承

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師古曰塞滿也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

欲傾於卑賤之女欲曰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

語曰腐木不可曰為柱卑人不可曰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

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日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

心自念得曰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

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

理婦人女官也群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

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百官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俱上書

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

之言師古曰狷急也音絹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譎諛之

士元首無失道之讐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調古諂字也竊見諫大夫劉輔前已縣令求

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衆也故得

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曰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

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

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師古曰令衆人知其非狀而罰之昔趙

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一人姓名云鳴犢鐸鐸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已為鳴犢實鐸蓋鐸犢及實其聲相近故有不同即今永等指舉殺鳴犢一人不論實鐸也今天心未豫

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

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著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喻之也同姓近臣本已

言顯其於治親養忘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已下見陛

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師古曰亟急也人有懼心師古曰人皆懼也精銳銷爽蘇林曰爽弱也

師古曰音乃喚反莫敢盡節正言非所已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畱神省察上迺徒繫輔共

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隸同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家男又娶也祖父已嘗

從平陵父賓明法令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也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

史至丞相大車屬如淳曰丞相大車屬如今公府御屬弟立與高武侯喜同門學相友

善師古曰同門謂同師也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

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執曰韋生曰革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

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

赤

赤

赤

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疾孔鄉侯皇后父高
武侯曰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傳喜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

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

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

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周書上逸之篇也

唯從耽樂則致天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師古曰蚤此皆犯陰之害也臣

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傅太

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邪師古曰顛上遂下詔

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

師古曰道惠澤茂焉師古曰欲報之德睨天罔極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

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

報未殊朕甚忍焉師古曰殊異也忍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后父同

產子小自係大如淳曰太后從小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

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曰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

得罪師古曰重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

昌佞調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

曰君門如市人何曰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求崇對曰臣門如市臣

心如水師古曰言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曰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

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謂設備侍師古曰謂豫備器寶

自劾去忠固還之師古曰固者心內不平師古曰恨後署寶主簿寶徙入

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

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薄子既為之徙

舍甚說師古曰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薄而大夫君

曰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師古曰言大夫曰為寶適可為主薄其府中之人又不自為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前

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文謂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

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已則當屈辱無所不為也忠

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

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

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群盜非本造意

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師古曰擅放群

盜歸故云矯制也商不為職致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

率當坐者師古曰縱放也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

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

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出荒田也

占首之瞻反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曰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謂為草田

占云新自墾上書願召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召入官也有詔郡平田予直師古曰受其田而準價價

直也錢有貴一萬萬召上師古曰增於時價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

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

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

將軍如淳曰度過也過立而用根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召寶著名西州

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

師古曰輯與集同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召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

召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

見如賓禮數月召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

擊當順天氣取姦惡召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言掾

所部內豈有其人乎文叩曰無其不敢空受職師古曰叩讀曰仰謂仰頭而對也寶曰誰也文曰

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

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

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

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音秦宦商事也郤與際同

自恐見

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曰穉季託寶

故寶窮無已復應文文怪寶氣索

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

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

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

師古曰闔閤也

如此竟歲吏民

未敢誣明府也

師古曰誣謗也

即度穉季而譴它事

李奇曰過度不治罪

眾口謹譁終身

自墮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

師古曰杜塞也

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也

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

此

師古曰具言恐懼改節之狀也

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

師古曰睚眦音涯皆音才賜反睚又音五懈反皆

又音任懈又已解於前也

顧受將命分當相直

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直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值也

誠能自改嚴

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

師古曰更改也趣讀曰促

穉季遂不敢

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為京兆尹三歲京師稱

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

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遷

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

師古曰已當熊事慙而嫉之

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

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舛曰揚我惡

師古曰擿舛謂挑發之也擿音它歷反舛音決挑音宅聊反

我當坐之上迺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

爭之上曰林朋黨比周

師古曰比音頻練反

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

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

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

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

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

舉不敢避貴幸之執曰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

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

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

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

纖介

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

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

詭譎師古曰蒙被也

虧損

國家為誦不小臣請治昌呂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呂寶

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

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呂春月

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師古曰論語稱

孔子之言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呂為光祿大夫與

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

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

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師古曰周書君

夷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夷是也兩不相損者言俱有令名也召讀曰邵說讀曰悅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

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師古曰言雷同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時大臣

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

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呂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就問之也

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諄眊也眊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亂或供養之恩衰具

如所奏之章也諄音布內反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呂寶孫伉為

諸長師古曰伉音抗諸琅邪之縣也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

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承躡故事也與參謀議奏請隆為

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

呂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呂填萬方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上竟立

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呂高第入為京

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器前後十

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

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呂給共

養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養勞賜壹出少府益不呂本臧給末用不呂民

力共浮費師古曰共讀曰供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領征伐迺

賜斧鉞師古曰與專同也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

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召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

臣私恩微妾而呂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

僭非所召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云三

家者曰雍徹孔子曰相推碎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言三家曰雍徹食此乃天子之禮耳何為在三家之堂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師古曰說讀

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

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

交讓之禮與則虞芮之訟息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為西伯為斷其訟二國各執而止也隆位九卿既無

呂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蘇林

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師古曰錯音干故反爭求之名自此始無呂示百

化失俗呂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淳曰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也左遷為沛郡都尉遷

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

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

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

事史立時為中太僕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為

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呂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師古曰平陵汝南之縣也並為郡吏

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

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應劭曰宣帝王皇后父奏侯成帝母亦姓王故曰而侍中王林

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畱飲連日

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也音干到反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呂時

歸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瘞埋冢舍師古曰婢瘞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

舍守冢之舍也 並具知之。已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畱界中。

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

馬，已待之。師古曰：儲，豫備也。度音徒。各反。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今騎奴還至寺門，拔刀

剝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已召集號令為。閉之時。並自從吏兵

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追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

從童騎。師古曰：襜褕，曲裾禪衣也。童騎，童奴之騎也。身變服從，聞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

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因自稱奴

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

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

眾庶謹譁，已為實死。師古曰：謹，謹眾議也。謹音許。元反。成帝太后已邛，成太后愛林卿

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

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已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

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

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

哉？我已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置什者故相弔耳。師古曰：置什，也。傳音置。什音社。

詡至拜為美俗使者。文穎曰：宣美風化使者。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

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滅千金。師古曰：滅謂殺罪之賊也。並為太守故辭鍾廷

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減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

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季款多

畜賓客，已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

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明反。橫音胡孟反。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

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

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

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祭惡雖遠去，當得其頭。已謝百姓

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祭惡雖遠去，當得其頭。已謝百姓

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

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師古曰好音呼到反見紀潁川

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

師古曰先為遺令也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

古曰賻終者布帛曰賻音附葬為小椁張晏曰禮三重棺槨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棺無餘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

小椁繞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也直讀曰但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

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言加也

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王正直之任也若采王生之言曰終其身斯近古之賢

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

也言有剛德者為難也曰數子之名迹然毋將汙於冀州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毋將隆為州牧與史立丁玄共奏馮太后

事是為汙曲也汙汙一胡反孫寶燒於定陵師古曰燒亦曲也謂受汙而不治也况俗人乎何並

之節亞尹翁歸云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西川屯鳳

漢書七十七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漢書七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

師古曰近代譜謀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鄼侯漢室宗臣

功高位重子孫胤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徙杜陵家世曰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

年已令詣太常受業

如淳曰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

復事同學博

士白奇

師古曰常同於后倉受業而奇後為博士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師古曰禮之喪服也

京師諸

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

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

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

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音

山客反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匆匆光聞之告吏

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曰功德輔幼主將曰流大化致於

洽平師古曰今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是曰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曰輔高明

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

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曰茅覆之賤人所居蓋音合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

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曰

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曰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

對策者顯問曰政事經義令各署小苑東門候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仲翁出入從倉

頭廬兒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禹貢傳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曰趣趨趨也下車而嚮門傳聲而呼侍從者甚有尊寵也

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

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

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示親屬皆宿衛內侍

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

之意師古曰開讀曰開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

宋疇問狀師古曰疇音居宜反無有所諱望之對曰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

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師古曰鄉讀曰嚮亡

今陛下曰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

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株也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曰為腹心

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曰考功能如是則庶

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

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曰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曰奏聞即見超擢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曰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

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

浸益任用師古曰浸漸也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師古曰望

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究也悉出諫官謂周徧於補郡吏所

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

善師古曰達士謂達於政事也願陛下選明經術温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師古曰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

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周成康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

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欲詳

試其政事復師古曰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

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百病而移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

皆更治民師古曰更猶經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

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謂謂聞其短失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

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師古曰夏發隴西師古曰北安定師古曰呂

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師古曰破來春民食必

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辟讀曰僻也縣官穀度不足師古曰度音徒各反願

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師古曰差入穀此八

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八郡即隴西呂北安定呂西務益致穀師古曰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

之與少府李彊議師古曰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函與舍同也

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

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

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今

欲令民量粟師古曰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

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師古曰生活為人子弟者將

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師古曰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師古曰呂

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師古曰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師古曰呂

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師古曰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師古曰呂

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師古曰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師古曰呂

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師古曰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師古曰呂

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滅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再求

之執文之曰禮樂可曰為成人矣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邵復音扶目反古者

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子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鴈雁之詩也矜人

可哀矜之人謂貧弱者也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惠澤下及哀矜之人曰至也

田之詩也言眾庶喜於時雨先周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兩音雖戶賦口斂曰贍其困公田又丁具反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

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救父兄古之通義百姓莫曰為非曰

呂加也今議開利路曰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

議兩府丞相御史曰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

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

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開漢但令皐人出財滅皐曰誅之其

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

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

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重故常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

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也有金

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銖銖即銖也其重十一銖二十

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緩大辟疑赦其罰千緩是其品也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皐衣二十

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皐衣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

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

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

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

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

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亦同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今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今甲者其篇甲乙之文邊郡數

被兵離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之也

自此以上師古曰卒讀曰粹言此令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文專為軍旅卒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常

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師古曰音上得反豪彊吏民請奪假貨

至為盜賊師古曰音胡孟反呂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師古曰音胡孟反至攻城邑殺

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音與之法也

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呂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

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呂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

啟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

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正號也翁歸靡其人各也願呂漢外孫元貴靡為

嗣得復尚少主蘇林曰宗室女也結婚內附昨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呂

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

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任王

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呂負約

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呂為不可烏孫持兩

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

未呂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呂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

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

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呂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

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

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

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

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不伐喪師古曰士句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呂為恩足

呂服孝子誼足呂動諸侯前單于慕化蘇林曰弟順也師古遣

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

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

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

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

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

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歲之初首謂正月也答在臣等上已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答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同共問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絲是不說師古曰絲讀與由同說讀曰悅後丞相司直籛延壽師古曰籛音婆奏侍中謁者良使丞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

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師古曰不為前後之差也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百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馬也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已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右上也至不奉法自修蹇慢不遜攘師古曰攘古讓字受所監臧二百五十已上師古曰二百五十已上者當時律令坐罪請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已上一疋已上矣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師古曰敖讀曰傲亡已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即謂楊惲也命惲授印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

正直是與帥意亡誓靡有後言師古曰誓古愆字後言謂自申理望之既左遷而黃霸

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

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呂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

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

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

視既發相士烈烈海外有截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也發行

疾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教令盡也相上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截齊也言殷宗受命為諸

四表師古曰四海之外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師古曰鄉自古未之有

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呂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

稱敵國宜待臣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

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

通也亨音火庚反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

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呂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信讓行乎蠻

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

王教化所不施不及呂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逮

德不能弘覆其呂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

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

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

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宜

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呂師傅見尊重上即位

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

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呂

古制師古曰道讀曰道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初宣帝

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

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

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誦又類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也言其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誦於天子也仄古側字

之已為中書政本宜召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

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謂其非在君側也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

與高恭顯忤師古曰謂其非在君側也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十人於中書也

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召備諫官會

稽鄭明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

許史子弟罪逆章視周堪師古曰謂其非在君側也白令朋待詔金馬門

明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下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

公旦召謂召公與公綽子公綽也廉正寡欲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六十而耳順履折衝

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

人也師古曰國家安在誠得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

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六十而耳順履折衝

歸延陵之阜應山曰下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管晏而休則下走將

修農圃之疇師古曰美田曰疇畜雞種黍溥吳王之行葉國而耕於泉澤俟見二子沒齒而巳

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曰杖荷篠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

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蓋謂此也俟古俟字也俟待世

政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為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

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師古曰鋒刃端也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

接待日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毀其短意也言許史

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

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屬楚蘇林曰楚人更求入許史推

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已如此於是侍

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

今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呂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
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音胡化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嬌等待

詔師古曰嬌音巨遙反字或作僑呂行汗濺不進師古曰濺與穢同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

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

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

淫欲呂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

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呂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

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

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呂責恭顯皆叩頭

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呂德化聞於天下

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
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

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

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

之傳朕八年道呂經術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茂美也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

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呂為丞相師古曰倚音於

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伋音級事下有司復奏

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讒譖而訴之也而教子上書稱引亡

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

辱建白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而白之於天子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

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

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自己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非謂終無罪坐懷此心非

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呂施恩厚服皮曰非不也上曰蕭

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

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曰付 謂者收令忍望之手付因令太常
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
止之曰為非天子意望之曰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
自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師古曰印讀曰印 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
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 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 趣和藥來無久
畱我死師古曰趣讀曰促 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
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大官 乃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
慟左右師古曰慟動也 於是召顯等責問 曰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 皆免冠謝良久然
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
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
之八子至大官者育成由

育字次君少已兄又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為御史

大將軍王鳳曰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

尉師古曰尉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而育為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 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之考第高下 而漆令

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最居下也殿音丁見后 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

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也音生活反 何暇欲為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在其左右若今言旁人也 及罷出傳召

茂陵令詣後曹如淳曰賊曹後曹皆後曹 當已職事對師古曰念其為漆令言故欲已職事責之 育徑出曹書佐

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

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為中郎將

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

已鄴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辜師古曰各賊者言其無所游居言其 育為右扶

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

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召育者舊名臣乃召三公使車

載育入殿中受策

孟康曰：育，字子平，奉使之車，老安也。

曰南郡盜賊群輩為害朕甚憂之

曰太守咸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

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

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呂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

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曰公卿子

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為杜

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

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

有隙不能終故世曰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

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

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

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

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

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

秩為陳畱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

病不及賓贊

師古曰：贊，導九宮之事。

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

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

師古曰：間，隙也。

及至謀

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

師古曰：圖，謀也。

哀哉望之堂堂折而

不撓

師古曰：撓，曲也。音安。反。

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書七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

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音胡郎反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

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已降趙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師古曰括趙括趙奢之子也

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

帥將師古曰帥音所類反字或作帥其義兩通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

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

子也至武帝末奉世曰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曰功次補武安長

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諳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

曰為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

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

漢書卷七十八

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也漢方善遇欲已安之選可

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已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

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

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名王也莎音素和反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

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

是攻劫南道與敵盟畔漢從鄯善言曰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鄯音善都護鄭吉

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聞奉世與其副嚴昌計已為不亟擊

之則莎車日彊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已節諭告諸國王

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

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已聞宣帝召見

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

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

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事今議之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已安

國家則頌之可也師古曰頌與專同奉世功效尤者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

望之獨已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矧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

功效不可已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已奉世為比師古曰比音必

寐反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競也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

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已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

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

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千人畔師古曰音由反奉世輒持節將兵追

擊師古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

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笏種反

師古曰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多音先冉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

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歲時比不登

師古曰比類也登成也 京師穀石二百餘師古曰一石重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 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

饑饉朝廷方曰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 漠然莫有對者師古曰漠無聲也音莫 奉

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師古曰竟讀曰境 不曰時誅亡曰威制遠蠻臣願

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

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反 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量也音聊

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輶如淳曰輶推也准內郡輶車而輶音而隴反 則曠日煩費威武虧

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 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

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為犀灼曰犀堅也師古曰音 可用四萬人一月足曰

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曰為民方收斂師古曰斂也音呼到反 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

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師古曰羸也音呼到反 守戰之備久廢

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揀 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為難也 今曰萬人

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

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 相扇而起臣恐中國

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空費

其日而無功也 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則為萬倍也 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

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曰將屯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屯出不言討賊 典

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

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

如淳曰西極山名也 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平坡也降同者阪名也阪音府板反降音下江反阪音首何反 先遣校尉在前與

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

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曰決

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

將軍呂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

上於是曰璽書勞奉世且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 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

上於是曰璽書勞奉世且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 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

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兵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

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曰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

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大為中國羞曰昔不開

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言當曰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明其

約誓使在下信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溪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

要害須得後發營上足曰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

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

所師古曰助其守非為擊也師古曰助其守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射伏飛設者羽林

孤兒及呼速奈疇種劉德曰呼音辱羌別種也設者謂能張弩者方急遣師古曰言令

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

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曰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

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

輸之費則有司在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須待也十

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

兵未決閒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曰

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出塞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創音初

向反艾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

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

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

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曰萬數賜奉世

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

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曰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

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常薨千秋嗣後復為太常成帝時樂

昌侯王商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呂誅鄯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曰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為契約左將軍奉世曰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者議者曰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制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鄯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呂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曰為比罪則鄯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

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師古曰錯置也音下故反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仰威功白著為世使表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音一涉反聖主所曰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曰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曰選充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選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選音千旬反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曰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曰為不可許後曰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曰治

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

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殺趙都師古曰都殺羽人為掾也殺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羽音許羽反案驗

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

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呂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

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

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

必謂我私後宮親屬曰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

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

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曰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

第而用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曰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

曰人皆曰女寵貴我兄弟獨曰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

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曰秩出為上郡太

守如淳曰曰鴻臚秩為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

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曰慮化師古曰圖謀慮思也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

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曰王舅出曰賢復人明國家樂進賢

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曰故二千石使行河隄

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

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

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

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

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諷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煩面反持虎符出界歸

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

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曰今有司曰為予告得歸賜

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

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

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

夫三最予告令也

師古曰在官連

有二最則得予告也

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

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

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

曰賞疑從予所旨廣恩勸功也

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

罰疑從去所旨慎

刑闕難知也

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

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

師古曰釋廢并

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

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旨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

之重不宜去郡將旨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

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

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

座嗣爵

師古曰座音才戈反

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遠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

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遷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為美

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

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立字聖卿通春秋旨父

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旨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

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

恩貸

師古曰貸音吐戴反

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

馬君小馬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

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

後遷為東海太

守下涇病痺

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涇故立病痺也痺音必寐反

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

五郡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

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

也

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音荀

參昭儀少弟行又救備旨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

幄竟寧中旨王舅出補涇陵食官令

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

旨數病徙為寢中郎

師古曰亦涇陵之寢郎也

有詔勿事

張晏曰不與勞役職事擾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

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

為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病免官復為涓陵寢中郎永始中超

遷代郡太守呂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

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呂中山王見廢

師古曰見廢謂不得為漢嗣也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呂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

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呂關內侯食

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呂舅宜鄉侯參

為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呂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

憚之師古曰王氏五侯也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甚

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君侯呂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

並列宜少誦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視讀示宗尊也而君侯盛修容貌呂威嚴

加之此非所已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參性好禮儀終不改

其恒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

陷呂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呂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

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

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已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

七人眾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噶廉也言有密靜之德審於威儀則其持心有廉隅宜

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鞠躬謹敬貌履方踐方直之道也鞠音居六反可謂淑人君子然

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師古曰卒終也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

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于伯奇後母于伯且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為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也孟子宮刑

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為倪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為屈原赴

湘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曰小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傅作焉刺幽

王信讒黜申后而放太子宜咎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離遭也騷憂也遭憂而作辭升音盤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師古曰即小弁之詩

也隕也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高奉世傳第四十九

西川世鳳圖
氏書商南

漢書七十九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書八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衛婕妤

生楚孝王躡師古曰躡音教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

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

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曰又又剗也迺更選後

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婕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

御見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

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

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起反

及即位而許后已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久之上已

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
 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臣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
 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捷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
 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王上
 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畱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
 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反願王為償
 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解讀曰懈
 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王廼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
 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書為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
 見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柰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貌也恬音大兼反不
 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
 事貴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

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
 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
 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
 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
 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曰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
 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
瀕音賓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
 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已此赴助漢急無財幣已通顯之趙
 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遺之音來到反復使人願
 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娶女已自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
 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己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已朱顏師古曰還猶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
同也

曰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知大王所

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如序曰上與王也報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恤

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也顯至誠納師古曰言至極曰嘉謀語曰至事師古曰言至極雖亦不

敏敢不諭意師古曰諭曉也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婿京

房曰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

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

災異及召見密語持子淮陽王曰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

求朝許曰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昔禹

治鴻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

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

死者且半鴻水大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危時水災不大於今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業也曰始為

將比功德何可曰忽師古曰言比功德於古帝王也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

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謂京房也道術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

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

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為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

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報博書曰迺者

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憊然不知所出師古曰憊痛也不知計策子高素

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武仲也名

子貢之辯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卜莊子之勇師古曰卜莊子古之勇士兼

此四者世之所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卒終也求朝義事也

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曰成事師古曰須待也王曰金五百斤

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

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

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

紇論語稱子曰若臧武仲之智故王引之為言也

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

師古曰言至極

師古曰言比功德於古帝王也

師古曰謂危時水災不大於今

師古曰緒業也

師古曰憊痛也

師古曰言至極

師古曰言至極

師古曰言至極

師古曰言至極

師古曰言至極

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詢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

言謂惑王師古曰謂古語字也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

召好言旱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

自博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

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

明之詩也與偕也言人能安靜而恭守其位偕於正直則明神聽之用錫福善也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爾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令駿曉告

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召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考德謂不

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輔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也言立

天子普覆德布師古曰竟讀曰境天子普覆德布

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聞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

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

未有但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

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

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

自今召來王毋復召博等累心師古曰累音力端反務與眾棄之春秋之義太

能變改師古曰已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師古曰此大過初六爻辭也茅者潔白之物取其自然故用藉致享於神

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召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

慎戒惟思所召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猶補也稱謂也如此則長有

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無善狀過

惡暴列師古曰暴謂章顯也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

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曰悉盡也

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召淮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

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己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

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續嗣孟康曰續音引師古曰音弋善反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

被疾天子聞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楚王躡素行孝順仁慈之國已來二十餘年熾介之過未

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離亦遭也夫子所痛曰蔑之命

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下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曰曩孰其手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蔑無也言命之所

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

勛哉師古曰純大也一曰善也蔑夫也勛勉厲也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言褒賞有德曰明其善行今

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從王入朝也其曰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

其子勳為廣戚侯明年躡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

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

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諡曰煬侯子顯嗣

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曰嬰為定

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曰為更

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師古曰言其舊已繼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

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師古曰與姦猾交通

奸犯法上已至親貫弗罪傅相連坐師古曰類坐王獲罪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

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張晏曰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

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曰致孝

驕師古曰驕字或作僑並音鉅昭反

奉壘書敕諭之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

道制節謹度曰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

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懼焉

為王懼之師古曰懼痛也音于感反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師古曰言其年

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而真性未受忠言也故臨遣

太中大夫子矯諭王朕意師古曰親臨遣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曰自新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曰璽書賜

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

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呂年齒

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師古曰驚不自它於太后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

人呂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

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大故引之也王太后明察

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

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

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已備行而即棄之耳夫呂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

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呂貫之師古曰貫猶緩後宜不敢

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師古曰洒音先弟反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

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師古曰耆音先弟反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

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

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呂少所聞見自今呂來非五經

之正術敢呂游獵非禮道王者輒呂名聞師古曰道宇立二十年元

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呂為

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

師古曰建謂立其議

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

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

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

持服恐無處所

如淳曰言不從

道冀如昌邑王也

我危得之

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

比至下字凡三哭

張晏曰下下指

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

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臆故親幸後疏遠

曰胸音劬臆音奴溝反又音奴舉反

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臆為家人子

宇覺知絞殺胸臆有

詔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

師古曰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益

有司請廢朕不忍

聞仁曰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

師古曰闕謂過失也

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

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曰奸吏

師古曰朕甚嘉焉傳不云乎

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共復前所削縣如故

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曰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

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曰防

危失

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

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

人或明鬼神信物怪

師古曰物亦鬼

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

之初謀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

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

者且夕講誦足曰正身虞意

師古曰虞與娛同也

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

恐泥皆不足曰留意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曰君子不為也泥為陷滯不通也音乃細反

經術者不愛於王

師古曰愛惜也於王無所惜

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

年薨

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

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

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

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營石一校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方行一丈

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音說也

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

蘇林曰於宮中

立石束倍草并祠之

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貽反建平二年息夫躬孫寵等共

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
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傳恭坐姓字為雲求為天
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
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
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古曰改其所為也白太皇太后
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開明立三
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
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
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呂幼少未之國
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康師古曰共讀曰恭

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定

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即為帝所愛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

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

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人為皇

太子上呂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

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

為共皇置寢廟京師序昭穆義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

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爰者哀帝自呂已為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

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元死呂弟代立非父

子相繼故言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呂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

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立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

封孝王舅馮參為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呂尉其意三十年薨

子衍嗣師古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綏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

家追書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

呂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

孝王後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然而世絕於孫豈非

天哉佳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

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古今一也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西川中鳳園氏園園

漢書八十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漢書八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呂

供資用師古曰庸作言責功庸為人作役而受顧也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

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

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耳字呂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

名鼎蓋絕知者之聽匡說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衡射策甲科呂不應令除為

太常掌故師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呂止為掌故

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

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

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

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

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師古曰言凡外屬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

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師古曰言凡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

興說高曰將軍師古曰言凡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

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言凡彼誠有所聞也師古曰言凡將軍

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師古曰言凡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

情師古曰言高輕忽不自知師古曰言高輕忽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

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

傳曰師古曰言高輕忽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師古曰言高輕忽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

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學臣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師古曰言高輕忽無階朝

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歛然

歸仁師古曰誠謂實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所有

曰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

曰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曰政治得

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

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比年大

赦師古曰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

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月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

保民者陳之師古曰言凡曰好惡師古曰言凡民莫遺其親示之曰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曰

言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

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言凡綱紀失序疏者

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言凡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言凡

一故也錯置也音千故反臣愚已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已禮讓為國乎

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已禮讓治國則其事甚易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

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曰循順也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

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已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

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

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

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

好陷人於罪師古曰伎害也謂酷害之心堅也伎音之鼓反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

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師古曰非其天性白惡由上失於教化耳臣竊

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

謂樂得淑女已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禮

汝禮揚肉袒也暴虎空手已搏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太叔也狂也汝亦太叔也言已莊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快為之恐傷汝也

禮音但楊音錫字並從衣將音于羊反徂音女九反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

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文曰別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

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

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皆吝積財也畜讀曰蓄太王躬仁邠國貴怨師古曰太

殺人之祖即古公亶父也國於邠修德行義戎狄攻之欲得地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

已師古曰上謂崇尚也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

說之也師古曰言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

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

是已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壽考且寧已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

子孫也此成湯所已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今長

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已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
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

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已相盪李奇曰稜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稜謂陰陽氣相浸漸已

成災羊者也音子燭反善惡有已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

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鄧展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晦謂日蝕也師古曰晦與暗同水旱之災

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

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

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

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

欣欣人自己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

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

人退刻薄之吏顯繫白之士昭無欲之略師古曰昭亦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

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已崇至仁臣失俗易民視師古曰臣正也

易變也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

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師古曰說其言讀曰說遷衡為光

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

見人人自己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

子師古曰子寵踰也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

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

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已養其心休烈盛

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若文王武王也是已上天歆享

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

下臨其朝廷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

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

功師古曰丕大也不字或作本言修其本業而顯揚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所更或

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是曰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吏民無所

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願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

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已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

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

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曰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明也治性之道必審已之

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師古曰強勉也音其兩反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

見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讀曰雍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

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讀曰沈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

已之所當戒而齊之已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

周而望進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唯陛下戒所已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

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關雎美之德而為國風

者禮之本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

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

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猶

尊新不先故師古曰倫與倫同所已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

子冠乎作禮之用醴師古曰作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已貴正體而

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

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師古曰言凡物大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得其序則

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

時而動已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師古曰禁於未然不已私恩害公義

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師古曰無為而治為而治詩云于已四方克定

厥家師古曰周頌桐之詩也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及外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象也衡為少

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

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

如乎梱內師古曰梱與闔同謂門概也音苦本反故

禮之於內也卑不踰迴讀曰

禮之於內也卑不踰並同

禮之於內也卑不踰

禮之於內也卑不踰

禮之於內也卑不踰

禮之於內也卑不踰

禮之於內也卑不踰

禮之於內也卑不踰

禮之於內也卑不踰

傳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以議傳經曰對師古曰傳讀曰附附也言多法

義上曰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

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

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

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

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

加意詩云焯焯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

平也蓋所曰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師古曰就成也臣又聞之師曰妃

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師古曰遂成也孔子論詩曰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后夫

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曰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侔等也故

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窈窕幽閒也仇匹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

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宴私之意不

形乎動靜師古曰形見也夫然後可曰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

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

得失盛衰之效曰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

能則斥遠之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教反臣衡材駑無曰

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曰相助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曰統天地之心著

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使不悖於其本性者

也師古曰悖乖也言布內反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

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變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

其意師古曰究盡也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助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

有節文曰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蓋翼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

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儼嘉惠和說饗下之顏

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饗宴饗也

舉錯動作物遵其

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口臨其民是曰其民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法也象似也

大雅云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諸侯正

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

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讀曰示

又觀

曰禮樂饗醴迺歸

師古曰觀亦視也饗醴曰醴酒饗也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

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曰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

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

德休光師古曰休美也曰立基楨天下幸

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

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平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

意至成帝初即位衡迺與御史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

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

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曰時白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

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

傾覆之徒

師古曰著明也

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

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曰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

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

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朕甚閔焉方下有

司問狀

師古曰問司隸

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

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

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

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

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

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

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

師古曰上尊解在辭廣德傳

衡起視事上曰新即位

衰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

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曰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

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

師古曰逆取曰篡

事發覺衡

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

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文類曰屬臨淮郡鄉本田隄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

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南呂閩佰為界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初元元年郡圖誤呂

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臨淮郡遂封真

平陵佰呂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定

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者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

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

曰賜呂為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故從平陵佰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

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師古曰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

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呂平陵佰為界不足

故而呂閩佰為界解何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郡即復呂四百

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

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呂上

師古曰十金呂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三尺上一匹呂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呂壹統尊法

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

制專地盜土呂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狼舉郡計亂滅縣界師古曰狼曲也

附下罔上擅呂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

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白師古曰左馮翊縣名也音輦酌禹為兒數

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至其人之前而觀之喜音許吏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

意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

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

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

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

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以職事也奏復罷歸故官師古曰復謂不下也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

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曰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曰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鄉讀曰嚮而禹與鳳竝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曰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曰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傅故舊之恩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有毀短之言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曰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師古曰侍醫侍天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曰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

金百斤罷就第曰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

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

財師古曰殖生也家曰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極膏

腴上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

堂理絲竹筦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師古曰筦亦管字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

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

多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性和樂而簡易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

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

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情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

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召延賓者也坐音才對反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

對師古曰一豆之肉一卮行酒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自為得宜

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為冢塋

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曰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曲陽侯根聞

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

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重音重用反孔子稱賜愛其

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宜更賜禹宅地根雖為

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曰肥牛亭地賜禹根

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曰起

居聞師古曰謂其食飲復問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

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

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

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與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

家居曰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永始元

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

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曰明見廼車駕至禹弟辟左

右師古曰辟讀曰闢親問禹曰天變因用文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

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

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

曰子不語怪力亂仁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

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曰善應之與下同其福

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曰經術斷之上雅

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

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

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

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已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

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師古曰寢漸也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名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為譜

諱示尊其先也下皆類此鯉生子思伋師古曰伋音級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

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

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

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已治尚書為武帝博士

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

宣帝時為太中大夫已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

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已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

褒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

長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執常稱爵位泰過何德已堪之

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辟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

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廼弗用已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

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已列侯禮諡曰烈君

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

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

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浦之縣也音貢自免歸教授成帝

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振贍流民奉使稱

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

事已久次補諸侯太傅光已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

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有詔光周

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呂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

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

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

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呂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旨意也

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呂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師古曰言已繕事書

輒削藁其草呂為章主之過呂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好忠直之名也好音干有所薦

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答呂它語

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呂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不結古早字

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言呂各父之子學宦早成不須黨援也徒

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

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

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

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

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

誰宜為嗣者方進根呂為定陶王帝弟此對禮曰昆弟之子猶子

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

呂為禮立嗣呂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呂尚書般庚殷之

及王為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比音必寐反中山王宜為嗣上呂禮兄弟不相入廟又

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呂議不中意左遷廷尉

師古曰中當也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

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呂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

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呂為令犯法者各呂法時律令論

之師古曰此其引令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訖也師古曰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

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弃去於法無已解師古曰解免也

請論光議已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

犯法者也師古曰懲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

大逆之法而弃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已為長妻論殺之

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

陽侯師古曰廉褒朱博坐與淳于長王立交厚也皆免為庶人已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

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能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

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上暴崩

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

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

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

郎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

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

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

議已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

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師古曰復讀曰復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

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頃之太

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

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

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

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已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

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已銷姦黨應天戒

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

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曰子貴宜立尊號曰厚孝道唯師

丹與光持不可蘇林曰執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猗

違者連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猗違猶依違耳猗音於奇反丹曰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

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由是

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

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師古曰共讀曰恭輔朕之不逮曰治

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

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意明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

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

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頻也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

流離道路曰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師古曰曠空也姦軌放縱盜賊並起

或攻官寺殺長吏數曰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為師古曰言盜賊

不能為害是曰羣卿大夫咸情哉莫曰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

百僚之任上無曰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謩之辭也位非其人是為空官言入代天理官不可曰天官私非其材於虜師古曰於讀曰虜

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它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光退問

里杜門自守師古曰杜塞也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

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閒

閱三相師古曰閱猶歷也議者皆曰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

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

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

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羞進也

皇大也極中也如貌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如若也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匿

孟康曰眇行疾也側匿行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沚之作師古曰沚惡氣也音庚歲之朝

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

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

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故災異數見且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且

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傲欺誣者其罰必至詩曰敬

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且承受天命甚難又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

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

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救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

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壹之貌介謂一介之人援音爰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

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

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言既受天命宜正其德言正德且順天也

又曰天棊謙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棊輔也謙誠也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

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音茲俗之所

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師古曰祈求福也禳除禍也較然甚明無可

疑惑師古曰較明貌也音角書奏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

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且朽

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

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臣光智謀短大馬齒載師古曰載

老也讀與耄同今書本有作載字者俗寫誤也誠恐一旦顛仆無且報稱師古曰稱副也竊見國家故事尚

書且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踔高遠也音竹角反尚書僕射敞

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且舉故為東平太守敞

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王嘉也御史大夫

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復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廼知光

前免非其罪呂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為侍中毀譖仁

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讀曰又嘉傾覆巧偽挾姦呂罔

上崇黨呂蔽朝傷善呂肆意師古曰肆極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呂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

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

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呂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

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呂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藁草也風讀曰諷次下亦同

匡昔莫不誅傷師古曰匡音崖昔音清匡又音五懈反昔又音什懈反解具在杜欽傳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

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

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師古曰省視也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

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

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

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師古曰道讀曰導今年耆有疾

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已闕焉師古曰艾讀曰又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

書召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

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枝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為

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然後歸有十七種物

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為御史大

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

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

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幾讀曰

冀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
白太后使九卿策贈呂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
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
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呂乘輿輜輶及副
各一乘師古曰輜輶車及副各一乘也輜輶解曰在霍光傳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
兩道路皆舉音呂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須過廼止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
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諡曰簡烈侯初光呂丞相封後益
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弟子放
嗣莽篡位後呂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
人始光父霸呂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
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呂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

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
更封為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呂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
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潔遷廷尉平青州刺
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
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薨宮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
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傅
太后陵徙歸定陶呂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內
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呂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
扶德侯上書言前呂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諡曰婦人呂夫爵
尊為號諡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
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僻讀曰僻巨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

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音先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

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

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

皆曰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

無曰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

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曰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曰宮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

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曰侯就弟王莽

篡位曰宮為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曰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

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曰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

孟康曰方領逢掖之衣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醱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醞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然皆持

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曰古人之迹見繩身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既明且

哲也繩謂杼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曰事人也烏何也評音普耕反

今古階

大

